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报料

孤独症辅助犬哈利、伊莉和哈雷

记者手记

“孤独症辅助犬”，在采写这篇报道前，同大多数人一样，我也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。我为自己的无知汗颜，也更明确了一个想法——孤独症患者仍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。

1982年，中国首例孤独症患者被确诊，40多年过去了，我国孤独症群体的生存状态已有了长足改善。为显尊重和关爱，“孤独症”取代“自闭症”成为媒体的主流用法，人们也常用“星星的孩子”指代孤独症儿童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这种疾病，不再把孤独症群体作为异类排斥。

孤独症是一种精神残疾，无法完全治愈，但通过尽早的诊断和干预治疗，孤独症患者可以融入社会，独立生活。我国孤独症患者已超1300万人，且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。

与之相对应的，我国目前从事孤独症儿童康复的教师约有10万人，其中残联在册的康复教师有2.3万人，与患病儿童的比例约为1:130，而其中能提供高质量服务即持有国际认证干预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，目前仅有1000人左右。此外，国内提供大龄孤独症患者康复治疗的机构只占总数的10%左右，随着孤独症患者的年龄增长，他们的出路愈发渺茫。

明显可见，与庞大的孤独症群体相比，国内的康复资源并不充裕。孤独症辅助犬的引进或许是一种补充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社会仍然需要倾斜更多的资源给孤独症群体，从早期的干预到上学再到职业培训、工作、养老，孤独症患者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关注，并得到合适的帮扶。

在采访中，我了解到孤独症辅助犬项目落地的过程充满艰辛，从筹措资金到匹配孤独症家庭，每一步都面临各种阻力。在公共场所，很多工作人员不清楚孤独症患者是残疾人，也不明白孤独症辅助犬为何物。孤独症辅助犬项目最大的意义，在于消除这些不理解困难，让人们先看见，再进一步了解、关心。

孤独症辅助犬项目只是整个社会帮扶孤独症患者的一个小小侧面，但正是这样的尝试和努力，终将聚少成多，连线织网，托举起孤独症群体的人生。希望未来某一天，“星星的孩子”回到地球，更多的孤独症患者可以走出家庭，出现在地铁里、超市里、公园里，享有应属于他们的生活。

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/受访者提供

孤独症儿童，因缺乏社交技能，对外界异常敏感，常被称为“星星的孩子”，他们同样渴望交流和关爱，却不知如何表达。我国约有300万-500万名14岁以下的孤独症儿童，孤独症辅助犬的出现，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。

科学研究证明，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对孤独症儿童有积极的影响，孤独症辅助犬可以为孤独症孩子提供有效的干预治疗，以及难以替代的爱和陪伴。今年4月，国内第一批三只辅助犬哈雷、哈利和伊莉正式上岗，开始守护“星星的孩子”。

壹 “万里挑一”的辅助犬

“为孤独症孩子做点什么”，这个念头很早就埋在了陈婧的心底。

2019年，热心公益的陈婧在广州一所特殊学校当了一天老师，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孤独症、脑瘫等特殊儿童。其中有一个孩子给陈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那个孩子用勺子吃饭，每次举到嘴边就再也上不去了，必须要老师帮忙才能吃到这口饭。而这个动作，孩子整整学了两年。

“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，他们活着的每一个动作都如此艰难，我暗下决心，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么。”

陈婧是广州阿派关爱小动物社会发展中心的负责人，从事流浪动物救助工作。2021年，在一个导盲犬基地的活动中，陈婧结识了国际辅助犬组织的训导师王春笋。在交谈中，陈婧得知了孤独症辅助犬的概念。经过专业训练后，辅助犬可以为孤独症儿童提供陪伴和爱，以及有效的干预治疗。

“孤独症辅助犬，这么好的一种辅助犬类型，在国外已经发展了40多年，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？”陈婧没有考虑太久，“既然没有，我们把这个事做起来。”

第一步是选犬，陈婧和团队联系了200多家拉布拉多犬舍，最终选出了三只只有三代血统证，即三代纯血的拉布拉

多犬。这三只狗的共同性格特点是情绪稳定，且有强烈的服务于人的热情。

陈婧介绍，三只合格的幼犬年龄在6-10个月，随后工作人员将每只狗送到合适的寄养家庭进行社会化训练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寄养家庭会带着狗出入各种场所，建立与人类及同类的社交。社会化训练完成后，狗的年龄在一岁出头，体型、性格完全稳定，再进一步接受专业训导师的技能训练，周期在8-10个月。完成所有训练，并通过国际辅助犬组织的考核后，三只狗正式完成身份蜕变，成为国内首批孤独症辅助犬。

它们的名字是哈雷、哈利和伊莉。三只辅助犬在2023年12月底在上海的基地顺利“毕业”后，项目团队面向全国的孤独症家庭开放申请，在经过共同训练等一系列筛选流程后，免费赠予匹配成功的家庭。今年4月，三只辅助犬都已进入家庭服役。通常情况下，它们会陪伴孤独症孩子8年，随后退休养老。

总会有人问陈婧，万一狗狗咬人怎么办？陈婧会给出坚定的回答：“没有万一，它们都是万里挑一。”陈婧介绍，在每一个训练环节中，一旦狗狗有任何攻击性或不合格的行为，不会被纠正，而是直接被淘汰掉。在国外，辅助犬培训的淘汰率在60%-70%，能顺利毕业的狗狗都是优中选优，万里挑一的说法并不夸张。

【星星的孩子】有了新伙伴

国内首批孤独症辅助犬上岗工作



煊煊与辅助犬哈利

貳

难以替代的爱

王春笋是国际导盲犬联盟（IGDF）专家级训导师、国际辅助犬组织（ADI）成员委员会委员，有多年训犬经验。他告诉记者，辅助犬与宠物狗之间有着本质区别，除情感疗愈或陪伴外，辅助犬还必须有三项能减轻使用者负面状况的工作技能。

具体到孤独症辅助犬，它们熟练掌握坐、站、停、随行等27个基础口令，还拥有安抚、锚定、深度拥抱等高级技能。

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，锚定是使用最多的功能之一。许多孤独症孩子有辨明情境的障碍，他们无法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是危险的，即便在马路上也会随时随地跑开。每当这种情况出现，辅助犬会迅速趴下，用体重牵引控制孩子，使其无法跑开，确保安全。

辅助犬还能主动感知到孤独症

孩子的情绪变化，并上前安抚孩子。狗狗会将下巴放在孩子的手上或腿上，像是在说：“你来摸摸我吧！”通过这种方式，辅助犬可以有效转移孩子的注意力，使其情绪稳定。

更进一步，当孩子情绪崩溃，出现用头撞墙、用手抓挠等可能伤害到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时，狗狗会拥抱孩子，将整个身体搭在孩子身上，通过自身体重让他稳定下来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狗狗即使被孩子抓到、打到也不会有过激反应，会始终保持安定。

在家庭与辅助犬共训阶段，项目团队共组织了五个家庭和狗狗共同相处、训练。有的孩子“自来熟”，很快跟狗狗嬉戏打闹，有的却要经过朝夕相处才能熟悉。

陈婧记得，有一对来自广东佛山的双胞胎，哥哥是重度孤独症，弟弟是中度。哥哥的症状很严重，他害怕

一切有颜色的东西，吃饭只吃白米饭，喝纯水、牛奶，其他营养元素都得靠补剂补充。“我们三条狗狗都是黑色的，哥哥第一次看到狗狗吓得痛哭，趴在妈妈背上不肯落地。没想到相处一段时间后，哥哥竟然主动伸出手摸了狗狗，还亲了一下。”

陈婧惊喜又讶异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哥哥跨越了自己对事物的刻板认知，主动接纳了黑色的狗狗，说明他真的建立起了和狗狗之间的情感。

“人们常常自诩无私，但其实人都是有希望的，哪怕是爸爸妈妈。父母会希望孩子听话、进步、慢慢变好，如果孩子出现了退步，难免会有负面情绪，孤独症孩子是能感受到的。只有狗狗是无所求的，无论你怎样的我都爱你，无论你怎样都是好的。”陈婧说，“这是一种难以替代的爱。”

叁

家庭关系的“黏合剂”

小烨一岁多确诊孤独症，此前他和父母在国外生活。小烨的妈妈杨女士在大学工作，她向记者介绍，如果以孩子为圆心构建社会生态模型，紧密围绕着孩子的家庭和社区，在权衡利弊之后，杨女士放弃了国外的工作，带着孩子回国生活成长。

“家里有爸爸和弟弟，还有一只哈雷等我。”在哈雷进入家庭后，杨女士每次接小烨放学都会听到孩子念叨这句话。杨女士很开心，“孩子心里有一个信念，知道在任何时候回到家，都有一只很稳定的狗狗在等着他，对他的情绪稳定是很有帮助的。”

在杨女士看来，哈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的生活状态。每天早上和晚上的遛狗时间，不但增加了孩子的运动量，还创造了一个亲子共处

的空间，对增加家庭的亲和度和连接感作用明显。

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，杨女士准备带着小烨和哈雷出去露营，找一条小溪，让孩子和狗狗游泳。“我常常认为，哈雷穿上工作服是辅助犬，脱下工作服，它也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成员。”杨女士说，“小烨是儿童，哈雷也是儿童，我们要一起开心一下。”

5岁的欣欣是相对重症的孩子，她匹配到的伊莉，同样是一个温和的“女孩”。在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欣欣有了明显的进步。无奈欣欣出现了过敏症状，只能先将狗狗退回。陈婧介绍，狗狗与家庭匹配流程有一个月的观察期，如果磨合出现问题，可以申请退回。伊莉将重新进入匹配流程，到合适的新家庭陪伴孩子。

肆

漫长的前路

公司工作人员表示，查询不到孤独症辅助犬这一犬种，而导盲犬则可以接收。这令陈婧有些无奈，“导盲犬是视障辅助犬，我们狗狗是孤独症辅助犬，都是工作犬，应该得到相同的待遇。”

面对如此庞大的孤独症家庭基数，陈婧以为，首批三只辅助犬一定是供不应求的“香饽饽”，出乎她预料的是，在开放申请的第一个月，她只收到了三封邮件。

陈婧意识到，“被看见的第一步太难了”。一个完全陌生的舶来品，很难进入每一个孤独症家庭的视野，而了解到项目的家庭大多数持怀疑和观望态度。“很多人觉得我们完全免费，会不会是骗子？哪有这么好的事？直到最后一步共同试训阶段，匹配好的7个家庭中有2个临时退出。”

为了让孤独症家庭了解到辅助犬到底是如何工作，项目团队驱车1500公里，把狗狗们从上海带到广州的特殊学校，跟孤独症孩子们互动。只要家长有兴趣，陈婧就和他们一对一面谈，沟通、介绍辅助犬，当“孤独症辅助犬”从网页上的新闻变成眼前真实的狗狗，家长们的口语相传多了一份信任。

另一个令项目团队头疼的问题是，孤独症辅助犬无法乘坐飞机、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，匹配成功的家庭只能用私家车接走狗狗。很多航空

公司工作人员表示，查询不到孤独症辅助犬这一犬种，而导盲犬则可以接收。这令陈婧有些无奈，“导盲犬是视障辅助犬，我们狗狗是孤独症辅助犬，都是工作犬，应该得到相同的待遇。”

记者查询发现，2023年9月1日

起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四十六条规定，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、交通运营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单位应当为残疾人携带导盲犬、导听犬、辅助犬等服务犬提供便利。

导盲犬在国内的培育已近20

年，大众基本建立了“导盲犬是工作犬”的认知，但“孤独症辅助犬”的概念对大众来说仍较为陌生，“让公众改变观念，建立对各类辅助犬的认知，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。”陈婧说。

3条辅助犬对比1300万孤独症

家庭，是一个太过悬殊的差距。

王春笋告诉记者，目前经由国际辅助犬组织认证的训导师，国内仅有三人，训导师的数量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发展，而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国内还未形成良好的行业生态，“如果国内有足够的高质量寄养家庭，有充足的志愿者，训导师的工作效率会提高很多。”

王春笋介绍，项目团队未来的规

划不拘泥于孤独症辅助犬这一类型，

还会尝试培训创伤后应激障碍辅助

犬、独居老人辅助犬等各类辅助犬。王春笋呼吁国内能尽快制定辅助犬行业标准，也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这项事业，“只靠我们一个机构，是不可能满足全国的需求的。”

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，尽可能服务更多的孤独症儿童？陈婧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她考虑未来让辅助犬进驻特殊学校，如此一来，既可以免去家庭对于时间、精力、成本的担忧，也可以一次性服务一二十个特殊孩子。

陈婧介绍，孤独症辅助犬项目的经费全部依靠公益捐赠，首批孤独症辅助犬每只的成本在16万元左右，为了公益的普惠性质，后期会探索更多的途径降低成本，比如从流浪狗中挑选犬只进行培训，以节省采购成本。

项目团队也一直在探索可持续

的发展模式，“如果家庭条件允许，家长们可以自己购买血统纯正的幼犬，支付费用后由我们代为培训；对于经济较为困难的家庭，我们鼓励有能力的人或机构通过捐赠的模式帮忙购买，形成一个良好的公益循环。”

陈婧希望孤独症辅助犬能成为

一个新的契机，让更多人能看见孤独症群体，关怀孤独症群体，“辅助犬

代表着关怀和帮助，但真想要改变孤独症群体的命运，一只辅助犬是远远

不够的。”



家庭和辅助犬共同训练



家庭和辅助犬共同训练